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禱文四編三

德清俞樾

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

光緒七年國史館上言儒林傳曠不修懼經明行修之士久而湮沒不著宜下各直省採訪以聞從之於是江蘇巡撫以故左春坊左中允劉君事實咨送史館海內士大夫知其事者僉曰允哉君事實旣在史館自足傳後世無待空言表襮然墓道立碑自漢以來然矣君自上海以疾歸微語諸子曰如我死則志墓之文以屬德清俞樾君卒諸子以狀告於樾樾亦病因循未作而

君已葬矣。薶幽無及焉。乃爲譜其系。叙其出處。述其行誼。與其學術。紀其生卒。因及其所生而係以銘。俾刻石墓道。用諭來者。其系曰。君諱熙。載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劉氏曾祖考諱瓚。字瑟玉。祖考諱銓。字衡掌。考諱松齡。字鶴與。自曾祖妣以至於妣。並姓王氏。祖父皆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妣皆宜人。其出處曰。君於道光十九年舉於鄉。二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咸豐三年。文宗顯皇帝召對。稱旨。旋奉命直上書房。久之。上見其氣體充溢。蚤莫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上嘉焉。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大

計羣吏君在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君旋以病乞假十年胡文忠公特疏薦君貞介絕俗同治元年 詔起舊臣而君與焉其明年兩奉 寄諭趣入都三年補國子監司業其秋 命爲廣東學政補春坊左右中允引疾歸遂不出主上海龍門書院講席以終其行誼曰君少孤苦及貴不改其初以翰林直 內廷徒步無車馬視廣東學一介不苟取諸生試卷無善否畢讀之或曰次藝可無閱君曰不觀其全而謂吾已得之欺人乎自欺也試畢進諸生而訓之作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四箴以示之其主講龍門歷十四年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

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丙夜或周視齋舍察諸生在否其嚴密如此然與之居溫溫然無疾言厲色性嗜酒招之飲欣然往雖醉不亂越時亦頻至上海至必訪君君亦數數來談諧甚樂初不覺其藐然高厲也而意所不可卒莫之能奪嘗有異邦人求見三至三卻之一日徑造其庭君在內抗聲曰吾不樂與爾曹見其人悚然去竟不得見其學術曰君幼敏悟父鶴與君曰此子學問當以悟入故晚年自號寤崖子云自六經子史外凡天文算術字學韻學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尤以躬行爲重嘗曰學求盡

人道而已所著書有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昨非集四卷皆刊以行世日記若干卷藏於家未刊其生卒曰君生於嘉慶十八年正月癸巳卒於光緒七年二月乙未年六十有九於某年月日葬某原娶宗氏以君官封宜人先卒生丈夫子三彝程國學生展程光緒元年恩科舉人尊程縣學生女子子二高郵吳嵩泰州唐恩祥其壻也孫三人啟詵增詵祥詵其銘曰

士生今世學術大明貴在擇守無取更張云何漢宋若判井疆我觀君容恭儉溫良粹然無滓元酒太羹我觀

君行克柔克剛意之所可謹然承迎其所不可凜若冰  
霜我讀君書靡有不詳高論道德下逮文章至於聲律  
剖豪析芒至於詞曲乃亦所長君之所學小大具臧宜  
其翕然令聞令望 天子嘉歎巨公表揚名在國史澤  
在膠庠學無宋元亦無漢唐一言居要要在躬行躬行  
君子久而彌芳我作斯文刻石墓傍俾千百世知學之  
方學君之學吾道以亨

吏部左侍郎邵公墓志銘

光緒九年六月壬子吏部左侍郎邵公墓薨於位其明年  
諸子奉公之喪以歸葬有日矣以公所自定年譜乞銘

於余余與公同舉於鄉同成進士同入翰林銘幽之文  
非後死者之責而誰屬哉按年譜公諱亨豫字汴生姓  
邵氏江蘇常熟人寄籍順天府宛平縣曾祖淵曾祖妣  
歸氏以節孝旌祖同善祖妣錢氏考元章山東東昌  
府同知妣歸氏張氏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資政大  
夫妣皆夫人公生於河南開封府東昌君卒公南北奔  
走幾廢學而其時諸老輩皆知公爲大器厲翼之得無  
廢道光十九年以太學生應順天鄉試中式副榜又五  
年中舉人至三十年會試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  
館授編修與修

宣宗成皇帝實錄咸豐六年充

會試同考試官明年補贊善八年典河南鄉試試畢拜  
安徽學政之命安徽學政故駐太平自孫文節公死  
難後繼之者移駐徽州環徽皆賊也公至數月始得舉  
試事而借浙闈鄉試之議起浙撫以號舍不敷爲言於  
是又有請至明年爲安徽特開一科者公曰率較皖士  
不過三千人仍與江蘇同考便言於朝從之又議中  
額公言皖北人數已逾往年之半而徽甯廣一隅籌備  
鄉試經費甚鉅皖北之士跋涉可念皖南之士踴躍可  
嘉乃有旨視舊額取十之六公旣畢徽試試甯國試  
廣德廣德之分棚考試自公始也今廣德試院有公生

祠云時蘇撫上言安徽撫藩遠在皖北科場事俱歸安徽學政主持公目閱試卷手治官書自朝至莫無少怠其至浙錄送遺才也皖士之倉卒自賊中來者髮猶薺然公亦不詰也榜發後新中舉人應由巡撫給咨公言皖北道路未通其在皖南者請由皖南道詳請學政給咨士皆便之試事畢賊益熾其明年陷涇縣陷績溪徽甯大震時督皖南之師者張公芾也浙撫王公有齡以浙事亟請張援浙而議以公統張之師徽人咸喜公曰徽防軍僅萬二千張公固不能獨行分其半則止六千何以資戰守況餉又不繼行且譁潰吾受 恩深義固

不得辭心所不甘者異日謂徽禍始我耳已而朝廷  
命曾文正公督兩江浙撫所請不果行公崎嶇戎馬中  
屢以書抵文正及張公言兵事所言有用有不用而徽  
事已不可爲未幾聞英吉利寇京師天子幸熱河

益感憤遂得疾其年十月以疾乞歸迂道由江西湖北  
河南至山東之文登樂其僻遠有終焉之志明年同治  
建元 毅皇帝登極 皇太后訓政公曰此

內憂外患之時非臣子泉石優游之日也同治二年開  
關至京師卽上疏言吏治宜飭軍旅宜整招撫宜慎捐  
納宜核旋補贊善充 顯皇帝實錄協修官大考

列二等俄以國子監祭酒視福建學福建學校之弊爲天下最公以耳目之難周也創爲草案之法如某縣應進若干名先出草案倍其數以坐號榜示進而面試之每有正場文字甚優而面試不得一字者於是考試之弊絕其冒籍匿喪者所在有之知其事者初不攻訐及其旣入學乃發之以求賂賂足則曰吾懷疑而妄言然事非無因兩置不論公曰事不兩全果冒籍匿喪邪論如律果誣告邪論如律閩民難治有司畏之一鄉一村有一學中人悉舉以責焉其族或械鬪殺人責其縛送其田賦有逋負責其輸納公曰是驅之爲不肖也持不

可公雖職在文衡而閩故多訟訟必涉學校試卷與訟牒常並閱也及報滿已累遷至內閣學士會閩撫乞養歸閩士大夫及里巷細民皆言代之者公也公思北歸公配嚴夫人至每夜焚香籲天已而果受代還 朝拜

禮部右侍郎權吏部右侍郎旋以倉場侍郎權陝西巡撫逾年卽眞陝自大亂後各營之兵徵調者多歸伍者少所存纔十之二而陝於是無兵司庫歲入百六七十萬而所出浮於入者數十萬陝於是無餉公至三月賊由鄜州深入犯澄城邵陽距省城百里公飛檄調諸軍擊之盡殲其類已而楊世俊所部潰於馬營監公慮其

出汧瀧入鳳翔將不可制乃使曹提督克忠率師赴岐  
山收撫之其事乃定而曹所部曰銘軍故劉公銘傳之  
兵也曹與劉齟齬軍中不悅其右軍前後兩營先已鼓  
噪欲變至是其武毅右營潰陝人兇懼 朝命將軍穆  
公穆圖善來公曰穆公於銘軍不相習非弭變是速變  
也疏請用遇缺題奏按察使劉公盛藻從之劉至一軍  
帖然軍事粗定乃治民事華陰之地有濱黃河爲河水  
衝陷者免其糧延榆綏鄜荒蕪特甚招集流亡使耕  
治之秦民舊苦差役之累喇嘛差尤重一喇嘛入京則  
自川省從之者不可勝計公議令自四川至直隸各委

員接遞護送而川員勿入京於是附行者始絕公初至  
汚萊滿目至是大熟麥一斤直錢十二三而華州有麥  
秀五歧之瑞公又使牧令課民紡織蠶事興焉光緒元  
年舉行鄉試陝甘始議分闈總督左公欲定甘額爲四  
十公曰若然則部中執舊額相繩而陝額無幾矣請援  
乾隆閒江蘇安徽分額之例蘇七十二徽四十八溢於  
原額者二十一彼分額猶可況分闈乎如此則於隴有  
益於秦無損卒從其議定甘額三十而陝額不減公昔  
視皖學有借闈之舉則力爲皖士謀至是撫秦有分闈  
之議又力爲秦士謀其所至之處惠及士林類如此公

以衰病乞休屢請乃許之還京師杜門養病者一載三年秋拜湖北巡撫未發

命偕侍郎崇公崇綺赴

河南案事蓋是時河南大無巡撫李公慶翱藩司劉公齊銜均爲言者所劾公偕崇公廉問之劉於災區仍徵收如額而李亦不能察致窮民困於誅求李降三級劉免官公遂至鄂鄂自輪船入長江人咸以爲便公曰江海自茲失其險商賈自茲失其利南方舟楫北方車馬自茲失其用吾未見其爲益也吾自中州來見小民無食之苦利民之事莫大於積穀方議行之旋調湖南巡撫以去湖南自曾文正公興義兵夷大難其民習於戰

事喜金革不畏法其地山川叢襍奸宄易於潛匿公甫至所屬永綏益陽及岳州府均有竊發者悉擊平之然兵餉實奇絀而水患又臻至是歲西水大盛汎濫於上游潰長德府老隄亟籌巨貲修築之次年春隄成內患平外患又作自西洋人人中國所至無與梗獨湘人力阻之竟不得入城西人恥焉有計約翰者艤舟城外挾刃而登湘人大鬩圍之者無慮數萬人公曰是又雲南殺馬加里之故事矣命散其眾驅計約翰出逾年計約翰又至長沙堅請入城公命府縣至其船譬喻之乃已公遇事不務張大務持大體有辰州守請開礦公不可

又有請於瀏陽醴陵間採銅鉛者公曰開礦一事最爲  
弊政鑿山川之氣脈聚無業之游民貪絲豪之利而貽  
無窮之憂甚勿取也嗚呼所見遠矣公之撫湘猶撫秦  
也乃撫秦無閒言而撫湘則言者甚眾 上命總督

李公瀚章案之皆無實而言者猶以提督羅大章違制  
妄奏及候補道李鎬旣丁憂仍從事離局爲公罪然提  
督例得言事不先咨督撫督撫不知也李鎬由兩江總  
督劄委湘撫固不與聞 朝廷知公實無咎乃內用公  
爲禮部左侍郎至則 召見於養心殿詢楚事甚詳  
命至內閣看羣臣言俄羅斯事諸章奏又 命至總理

衙門會議蓋眷注固未衰也明年以協濟陝甘軍餉功  
賜一品冠服調吏部左侍郎兼署工部右侍郎管錢  
法堂事公舊勞於外精力久衰七年冬始感疾八年春  
請開缺不許凡侍郎謝病慰留者甚鮮公感知遇厚不  
敢復言去其年戶部雲南司報銷事起農曹被逮者十  
餘輩波及堂上官公謂其子曰人無欲則剛吾歷官中  
外無一介妄取不然吾此時能安枕乎汝曹識之九年  
夏偶觸熱發宿疾五月甲辰猶力疾入內至六月辛亥  
自知不起草遺疏并言時政數事明日遺疏聞有持躬  
勤慎之諭 賜祭葬如例公卒年六十七娶嚴氏故

河道總督嚴公烺次女也 封一品夫人生子二松年  
光緒九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椿年二品蔭生刑部主  
事女子子二刑部郎中顧紹鈞翰林院編修丁立鈞其  
壻也孫六福昇福瀛福洲福仁福燿福新孫女一十年  
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公視學於皖皖人曰嘻我公桓桓宜總師千公視學於  
閩閩人曰嘻我公勤勤宜撫我民公以詞臣出使而眾  
望若此宜其撫秦撫鄂撫湘勲業爛然有光青史

天子曰來爾歸京師典禮爾咨黜陟爾司公以病告

溫言留之 帝眷無斁臣力奚惜如何不淑一朝易

贊我作銘詞勒之貞石千百年後識公幽宅

湖南辰永沅靖兵備道陸君墓志銘

君諱增祥字魁仲號星農姓陸氏江南太倉州人乾隆  
閒有諱毅者以進士官御史歿祀鄉賢祠則君之六世  
祖也高祖諱源舉人官山東泗水縣知縣曾祖諱錫蕃  
恩貢生祖諱廷珪鹽運司知事充鄉飲介賓歿祀孝子  
祠考諱樹薰舉人自曾祖以下皆以君貴贈通奉大夫  
妣皆夫人君於兄弟行居二其生也其父夢有人書魁  
字與之以爲祥也君名字取此焉幼見其父作篆籀書  
則已能效爲之授以六書之學輒通曉其意道光十三

年父卒京師君時年十八欲奔赴祖哀其幼止之及喪歸匍匐迎數百里外旣免喪益劬於學道光十六年兄弟並充州學生會壽陽祁文端公視江蘇學以君兄弟皆通漢唐注疏之說餼之二十四年又同舉於鄉時有二陸之譽兄名增福早卒故不顯云君先世席中人產及君已中落兄卒後君益不支家居倚脩脯爲活事母奉寡嫂無進取意道光三十年會試將不赴母錢太夫人責之曰爾父爾兄皆齋志以歿今所望惟汝矣余與汝嫂汝婦恃十指猶不至餓死汝奈何不往乃行其年成進士以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無何丁錢太

夫人憂是時粵賊已陷金陵江南震動有 詔原任湖北巡撫錢公寶琛辦本籍團練君實左右之會土寇劉麗川據上海青浦人周立春應之據嘉定犯太倉君與知州蔡公映斗破走之隨同官軍收復嘉定而上海久不下君服闋將入都寓書蘇撫勇烈公吉爾杭阿陳方略甚悉明年春上海平吉公以聞 詔加君五品銜以贊善卽補充咸豐六年會試同考官歷充國史功臣方略諸館纂修 起居注協修 文淵閣校理本衙門撰文庶常館提調八年大計羣吏之治君在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十年授廣西慶遠府知府行及湖南巡撫毛

公疏請留湘充軍需釐捐鹽茶局提調同治元年又疏請以道員留湖南補用自是需次於湘者十有二年再權糧儲道一權鹽法長寶道而經理釐捐事尤久湘中歲入以釐捐爲鉅自京餉至協濟他省之餉悉仰給焉而湘軍之援黔者需餉更亟君裁汰浮費以巨萬計故軍府所需未嘗匱乏積功加布政使銜 賜二品封典其權糧儲道也以湘漕改徵折色款目糾繚難明躬自稽核整紛剔蠹若網在綱吏不敢欺民胥用勸新漕宿逋畢輸恐後及受代之日糧庫所儲倍蓰於舊光緒二年補辰沅永靖道所轄乃漢五溪蠻地與黔蜀接壤林

麓黜儵故爲羣盜淵藪君名捕其爲戎首者置之法陰使人偵寇蹤所至則以告掩捕之無脫者又使所屬行保甲法久之境內粗定乃減徭役勸耕作與民休息見有種罌粟者輒拔棄之使改種茶焉疏鑿沱江以通水道罷采石炭以省勞役境內有苗民寨二千餘所皆循謹守法度而內地豪右反從而魚肉之君曰此亂所由起也凡民與苗之獄必持其平虐苗者治無赦故事正旦及巡道生日苗官入賀具酒食犒之而諸在官者下及官之臧獲皆從而求賄焉苗官無以應則取之民苗民重困君廉得其狀痛禁絕之苗疆有書院六君益廣

其額優其膏火之資自是苗民之嚮學者日益眾君在任四年於民之窮無告者尤矜恤之歲終必賙以粟寒則予衣病則予藥有物故則予棺槨故去官之日無餘貲焉五年秋以循例將引見請先回籍省墳墓會君之次子繼輝以典湖北試畢乞假歸君顧諸子曰吾老矣汝曹勉之其明年遂以疾告君居官固不廢學至是益事撰述校定三代兩漢以來金石文字三千五百有餘篇踵王氏金石萃編之例成金石補正百餘卷又以所得古甌治爲硯各係以考證爲一書曰三百甌硯譜此外又有篆墨述詁二十四卷楚辭疑義釋證八卷吳氏

筠清館金石記目六卷其晚年又作古今字表謂與篆  
墨述詁相表裏未及卒業而君卒矣其卒以光緒八年  
六月丁卯年六十有七是日君晨起猶入書室伏案作  
書俄大欬汗出扶入寢室甫就枕而絕其容若微笑然  
娶徐氏生子五人長繼德候補郎中次卽繼輝典湖北  
試者也同治十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又次繼烜候選  
通判先君卒繼賢浙江候補布政司理問繼常中書科  
中書孫男十有三長康長序長廉長廡長廕長佑長偉  
長佐長葆長稜長蓓長泰長春孫女亦十有三諸子以  
光緒九年某月日葬君於塘市以狀乞銘余自入學及

領鄉薦成進士無不與君同歲君歿之年猶至杭州訪  
余於俞樓不謂別未數月而訃至也玉堂舊事恍如夢  
寐同年之友亦落落如晨星余何忍銘君邪雖然誼固  
不得而辭銘曰

道光之季咸豐之始

文廟御極首選得子宜參

鼎沸回翔朝右遽辭槐棘出采蘭茝徘徊邊瑱至於暮  
齒得無榜運有亨有否庸知不然視其人耳吾榜巍然  
大有人在君爲領袖乃杞乃梓一麾而出名譽鵲起大  
府曰才民曰父母尤遷於學金玉淵海摩挲鼎鐘下及  
甄珤文字光怪俗目所駭藏之名山以俟千載君於仕

學兩無所負我作銘詞傳之永久下告幽宮上告青史

文廟知人冠君多士

江蘇候補道杜君墓志銘

同治四年余見今相國合肥公於金陵公曰子見觀察  
杜君乎余曰未也公曰是賢而才且工文辭宜往見余  
往未見已而君來一見如故未幾君權蘇藩又攝臬事  
余寓吳下過從益熟及君罷官還嘉興而余蘇杭往返  
必經由焉歲輒一再見旬輒一再致書往歲君病旣愈  
語余曰病中已粗具大略煩君諛墓時余亦久病笑而  
應曰未知誰先耳無何君竟捐館舍所具大略不可復

得久之其嗣子以一冊來則君自定年譜也起嘉慶二十年訖光緒四年敘述甚詳然止具入仕履歷而言行之大者固無可見又不具祖父名諱於誌墓之例有闕姑就其書刺取而編次之蓋亦大略也君諱文瀾字小舫浙江秀水人其生也其王父夢老僧擔簦入室謂有異徵竒愛之少而孤露家甚貧其舅褚公習法家言久客湖北憫君母子無所依迎之往以長女女之君旣從舅氏居兼讀律然欲以科第顯不屑也久之始出就人聘佐任明府於襄陽凡三閱月手定大獄七十有三於是名大起所得贄幣益豐腆諸與爲賓主者咸愛重之

曰以君之才胡不仕乃入貲爲縣丞旋改兩淮鹽運分司運判未引見而湖北有李沅發之亂總督裕公帥師征之命君從夏方伯廷樾禦賊於靖州遂由粵西之懷遠永甯懸苗猺諸崗寨以達於桂林復由大蓉江至西延而回新甯崎嶇戎馬閒數十日李沅發平賜藍翎此君入仕之始也旣至兩淮署淮北監掣同知補海州分司運判改補通州分司運判署泰州分司運判兼署東臺縣知縣而君實已累遷同知直隸州知府以道員用加鹽運使銜賜易花翎矣當是時軍務孔亟諸事蜩集於江淮閒諸大吏皆倚君爲重靡役不從故一

歲或數進階而君於其間丁尊夫人憂弟少牧戰湘北  
半截山陣亡其舅氏褚公死難麻城天倫之戚無歲無  
之雖簿書旁午衽革枕戈未嘗不涕泗滂沱也時淮北  
詳定鹽法君立章程十有四事成以爲便其以私鹽牟  
利者名捕得十一人置之法貲課充足軍府賴焉官軍  
之攻揚州也君出奇計度城高下遠近置雲梯船尾帆  
風直下適與城平鼓士而上城中賊出不意大驚而陸  
路兵失期不至遂無功君嘗與樾言以爲憾同治初江  
南平諸大帥論功於朝謂君才大心細簡核精詳屢  
克名城咸資贊畫詔加君布政使銜自曾文正公以

下無不重君之才厯署江藩蘇藩蘇臬江安糧道蘇松  
太道常鎮通海道所至咸治其攝蘇臬也如皋有冤獄  
平反之活三人於歐刀之下至今稱焉俄爲制府沈公  
所劾免官君初有肝疾醫者以鴉片治之遂不能絕沈  
公疏云鴉片之害以豪傑自命者犯焉以道學自命者  
犯焉縱其才學爲當世所希臣亦不敢有所顧惜蓋雖  
能以法中君而君之才學爲世所希則沈公已論定之  
矣曾文正公之督兩江也充武鄉試主考派君爲中闈  
監射官君衣冠危坐自黎明至日入乃休曾文正曰誰  
謂小舫有俗好乎然則如君者於公事固無廢而況其

才學又爲當世所希邗君是年已六十三歲曰吾老且  
病固宜歸効我甚善所營私宅在嘉興報忠埭有花木  
泉石之勝君歸終日手一編不輟所著有曼陀羅閣瑣  
記四卷采香詞三卷萬紅友詞律校勘記二卷古謠諺  
一百卷平定粵寇紀略若干卷江南北大營紀事若干  
卷其餘所校刊者如周草窗詞吳夢窗詞諸書皆行於  
世晚年又作同人詞話甫寫定未刊而君歿矣君卒於  
光緒七年七月某日年六十有七臨終爲七言古詩一  
章頗自道其襟抱云君兩娶皆褚氏舅之子也如夫人  
者三曰王曰魏曰金無子以弟之子嗣曰延章先卒又

嗣從兄之子爲次子曰廷章女子于一適章氏廷章卽於其年葬君某原越二年余追爲之銘其辭曰

自古官人厥途甚備繇唐以來壹之進士遂令天下異視學仕庸知人材固無不有彼幕府中六有人在練習名法通達事理駕輕就熟其易十倍英英杜君人之杞梓原其所學自法家始試之於事事罔不治千緒萬端釐分毫剖羣公嗟歎言之 天子一歲數遷猶以爲久謂將大任如何遽止其才其學實無餘子雖在忌者不得云否如君所學乃真無負巨細咸宜方圓可以以之從政庶乎可矣嗟余不才忝與君友敬作銘詞敢告于

載

江蘇候補道吳君墓志銘

君諱雲字少甫姓吳氏自號平齋晚年曰退樓又曰愉  
庭浙江歸安人也所居在太湖之錢漚譚燬於火先世  
無徵焉有曰元卿公者於君爲六世祖元卿公再傳曰  
魯招是爲君曾祖魯招生世傑世傑生鼇則君之考也  
以君及君之子承路貴曾祖贈通奉大夫祖與父並榮  
祿大夫君生六歲母康太夫人卒十歲父榮祿公卒君  
雖孤露能自奮於學而屢困場屋凡六試始籍於學官  
應省試又不讎乃講求經世之學旁及金石書畫咸究

壺奧道光二十四年君年三十有四矣始援例以通判分發江蘇既至佐郡守折獄判決如流時常熟民以徵漕事鬩於縣有陶四者年甫成童有司誣爲魁君鞠之非也出之獄糧道某公頗不嫌君勿顧也俄權知寶山縣縣多逋賦君立法懲勸賦畢輸而民不擾方伯李公德下其法於三十二州縣咸以君爲師又權知金匱治亦如之及受代歸適江北高家堰潰災民南來江南設局留養以君尸其事無一夫失所者二十九年吳中大水君再權寶山甫下車爲鬻以食饑民有鬻厥有鬻墻廠以人就鬻擔以鬻就人天運明設大鑊煮於庭君夫

人陳氏親督婢媼爲之曰淡食弗便也加鹽焉曰冷食弗宜也置薑焉君履行四竟勸富民各振其鄉鄉無富民使鄰村助之是歲 朝廷發帑金百萬振江南饑獨寶山一縣民自爲振無一粟之浮無一戶之漏於是大吏咸以君爲才總督陸公方改淮鹽章程使君攝泰甯監掣同知受事三月粵賊沿長江東下泰州爲裏下河門戶爲賊所窺而壩上扛鹽之夫又以失業將爲變君察其老弱者安集之其強有力者則以搏力之法訓練之鴻然成一軍揚州東鄉恃以無患侍郎雷公以誠駐師揚州萬福橋以君總理營務叙功升知府大帥以軍

餉不繼使君屢畝勸捐不數月而餉足議以君功上

聞君曰此不得已之策可居爲功乎力辭之已而總督

怡良公上君保全裏下河功加道銜咸豐八年權知鎮

江府時郡城初復官吏所需咸取給於各鄉鎮之團練

局而主局事者則苛歛於民君至悉裁撤之曰子遺之

民可重困乎鎮江故有關常鎮通海道寶主之巡撫徐

莊愍公以關政之弛廢也欲以君攝道事固辭公曰然

則專以關政屬君耳君曰茲事體大果爾必入告公無

易言也乃以會辦之檄往君旣治關整紛剔蠹商民不

困歲入益饒是年以籌餉功詔以道員用明年權知

蘇州府其時金陵大營潰常州繼陷蘇松太道吳公煦  
請以洋兵助戰守莊愍公遂命君馳赴上海與西洋諸  
國領事官會議議未定而省垣陷巡撫薛公煥命君率  
礮船會合洋兵收復松江府城而部議以君失守蘇州  
奏奪君官薛公上言蘇州失守君實不在城中莊愍所  
給咨文委劄令箭厯厯有據事乃白復君官薛公旋檄  
君兼攝松江府事而君於是役也奔馳烈日中巾月心  
力交憊乃力請交代蘇郡事并繳還松郡檄薛公鑒其  
誠許焉然猶命君董釐捐事且筦營務君與薛公約勿  
任吏職勿列薦贖勿主銀錢出納署所居曰三勿齋已

而薛公疏保諸有功者君名居首堅辭至再曰息壤在彼矣謂所署齋名也當是時賊勢甚盛浦東諸防營皆潰烽火及滬上民大震君雖不居職而有議必預焉其尤大者一在立會防局以聯合中外中外合而滬上一隅乃得安堵以待援一在籌巨貲賃輪船以迎今相國肅毅伯李公安慶之師師至而江浙以次肅清東南底定是二者皆君成之也君口不言功俄獲咎以去先是蘇城有賊魁李兆熙者請反正以母子爲質薛公使君圖之賊中頗有受密約爲內應者君白薛公機可乘矣顧薛公所部將皆恒怯無應變才其兵則驕惰不可

用事垂成卒敗忌君者以此事譖於李公君亦不辨也  
曰一官得失何足道惟念吳民久困重賦曩以減賦事  
言於故總督何公累數千言格不行至今以爲恨耳會  
糧道郭公嵩燾以事諮於君君卽錄舊藁與之議俟克  
復蘇城然後發君曰如此則需矣及今言之時不可失  
李公慙其言會同曾文正公言於 朝減江浙兩省賦  
額數十萬石此又君成之也君官江蘇三宰劇邑兩典  
名郡年甫強仕罷官遂不復出人咸惜君之未竟所用  
然而君之造福於三吳者已甚鉅矣諸大吏屢欲起君  
皆以疾辭而民間利病往往爲當事者言之丁公日昌

爲蘇藩君語之曰兵燹後民無蓋藏盍謀積穀乎丁公從之民食裕焉浙水利久不修太湖諸淩港均淤塞君致書太僕鍾公佩賢及之鍾公以聞詔下其所定章程於江浙督撫遂有大修淩港之舉嗣後雖歲恆雨不爲災同治十年直隸大水君施木棉衣如千襲伯相李公疏請還君道銜且曰吾督師十年閱人多矣獨於吳君有失之子羽之歎今以補過也君篤嗜金石幼時讀漢書至梁孝王壘尊事曰此必三代上法物惜史氏言之不詳耳塾師大異之所著有二百蘭亭齋金石記二百蘭亭者君所藏襍帖積至二百餘種故以名齋其書

以兵亂燬焉後得齊侯壘二遂名所居曰兩壘軒著兩  
壘軒彝器圖釋十二卷凡一器一銘鉤摹而精刻之意  
有所疑則博稽經史以證明之此外有古官私印考都  
凡二十七卷虢季子白盤考漢建安弩機考溫虞恭公  
碑考華山碑考各一卷焦山志十六卷而詩文尺牘題  
跋之未寫定者尤夥君於同治三年遷居吳下所居有  
泉石之勝客入其室左圖右史鍾鼎前列君角巾杖履  
揮麈而與談望之如神仙幾忘其前此之爲召父杜母  
也余亦寓吳與君居相望也君長於余十歲而嗜學好  
古簡略世事則與君同之猶憶往歲嘉平旣望過君劇

談君謂余曰海內皆知君文章經術耳君所學詎止此邪余深愧其言孰意此一見後君未及一月而遽謝賓客也君卒於光緒九年正月癸巳年七十有三初娶於李先君五十四年卒繼娶於陳後君九月卒子五清湘幼殤承璐同治四年進士江蘇候補道承澤兩淮候補鹽大使承源江蘇候補同知承溥縣學生江蘇候補同知澤源溥皆先君卒女五長女未嫁殤餘四女並適名族桐鄉周善有歸安王錫玟吳縣潘祖頤歸安朱鏡清其壻也孫八家棠家棟家樞家楨家枏家椿家椿曾孫二惟峻惟崑孫女四曾孫女一光緒十年四月壬

予承潞奉君與陳夫人葬吳縣某山之原李夫人始淺  
葬於湖漚至是亦奉移而耐焉禮也以狀乞銘余衰病  
之餘凡以碑傳請者概弗應然君吾老友也義固不得  
而辭乃爲銘曰

士之大端惟學惟仕苟不兼優何以言士惟君之仕政  
績咸在未竟所施以詒厥子惟君之學與古爲友羅列  
尊彝排比圖史我觀時流無出君右士壽八秩盛名千  
載鬱鬱佳城蒸爲蘭茝刻石幽宮用示永久

浙江候補道史君墓志銘

嗚呼余昔嘗記君之半園矣乃今又銘君之墓余比因

衰病久謝文字而其孤惟善等以狀來請辭愈力請愈  
堅讀其狀考其行蓋卓然古之君子昌黎所謂行應銘  
法者也然則余安得辭按狀君諱燕字偉堂姓史氏江  
蘇溧陽人曾祖隨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江西瑞州府知  
府祖彙來考光國皆以君貴 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曰  
陳曰馬祖妣許妣曰狄曰潘皆一品夫人本生考翼  
贈通奉大夫妣彭 封夫人君生八歲卽出爲榮祿公  
後已而榮祿公舉丈夫子二有議令歸本生者君白榮  
祿公曰兒非不能自立也然大人春秋高兩弟幼兒願  
留膝下者正爲兩弟計耳榮祿公爲動容者久之榮祿

公以申韓家言名天下幕府章奏符檄下筆千餘言立就君稟其教自少卽留意吏治不屑爲章句之學弱冠應順天鄉試已中式矣溢於額黜焉君奮然曰天生我才當務其大者遠者安能持毛錐三寸兔園一冊決得失於一夫哉乃縱觀經史諸子百家言講求山川形勢財賦原流與凡治河治兵屯田漕運諸大政而以鹽筴爲國家大利所在百弊滋生尤究心焉榮祿公曰汝學成矣然汝性鯁直慎毋爲州縣吏乃謁選爲廣東鹽場大使旣至諸臺司咸喜其才惜其小就君從容進曰官有尊卑報國一耳皆聳然異之故事臺司於各屬

疑獄悉下首郡首郡政繁乃設局招同列其讞之然與其事者大抵皆丞倅牧令鹽場大使無豫焉時廣州府劉公雅重君招入局君見同列者多以刑求輦感曰吾不忍也亟辭出劉公方飯含哺而出執裾而留之君乃止每日輒決獄數起不扶一人候官林文忠公蒞粵君上書陳八事公歎曰通才也所屬郡縣有事每使君佐之俄文忠去粵有言於鹽運使者曰離政倣矣以史某之才官鹽官而不使事鹽事何也時粵中私鹽充斥大府增設巡船千以緝私販者乃以君總理其事君治事未三月獲私鹽二百五十餘萬斤捕治其私販者四十

餘人有李開雲者武舉人也五子皆隸武庠實爲之魁  
梟散之民皆出其門廣畜死士莫敢誰何君率二從者  
造其門開雲盛氣逆之君笑曰吾來救汝也汝不知書  
亦嘗以弓馬膺鄉薦諸子皆在庠序家亦溫飽何自取  
駢戮爲今從吾往罪及身耳不然者汝族亦矣汝祖宗  
且不血食吾憫汝吾憫汝開雲失氣厥角於地不能起  
五子爭以金帛獻君吐曰汝曹謂吾利汝有邪吾來救  
汝耳汝聽吾言從吾去不聽吾言亦不汝強吾去矣拂  
衣欲出開雲與諸子僂然從之乃以歸論如律於是私  
販皆斂迹惟武營中偏裨以下尤玩法嗜利未盡絕有

龍門協干總溫權者奉檄解礮赴楚船中私鹽巨萬密約私販者候於黃鼎河君偵知之率巡船往果見大船四泊其處小船無數環繞之以運其所齎鹽巡船勇丁欲發火銃火礮君曰時方暮夜施放火器所傷必多彼雖武夫亦官也宜可理論乃乘小艇親至其船陳說百端溫不聽且令鼓棹疾行蓋以君在舟則巡船不敢施火器也君怒而出欲躍上所乘小艇或以戈撻之君墮於水君以兩手挽舷踴而登瞋目叱溫曰汝欲反邪溫懼送君回舟君獲私鹽五船歸白大府欲窮治之曾有兵事不果俄被檄攝電茂博茂二場大使電博繁富舊

爲諸場冠而積疲之餘歲運不及十萬引君至乃增至五十萬咸豐初粵西寇初起而西洋諸國又蓄異志君奉令往察其所爲市至新造墟而洋船三艘突至使譯者呼曰聞省中委官來將與我爲難今匿何所邪君出曰我卽是也奚匿哉一洋人手火銃欲然又一人曰彼不以兵來殺之不武不如挾與俱乃擁君登舟飲以酒君滿引數巨觥其酋導觀諸機器君大笑曰器無工拙人有短長制勝固不在此酋知不可屈乃曰若從我歸乎君曰余奉督撫檄安輯吾民必歸報不從若也酋曰吾船且發爾奈何曰蹈海易耳酋命熾炭輪將動矣君

趨出摳衣欲赴海洋人爭抱持之喏曰鐵漢哉以舢舨  
船送之歸君生平厄於水火者凡十皆繪圖紀之此與  
登溫權舟事卽其二也俄遷同知大府欲以君攝潮嘉  
鹽運同知君辭乃改命某君將行乞贈言焉君曰弊去  
其太甚利非百不興勿惜小費勿貪小益某意不爲然  
後果敗又議以君代之君以太夫人年高粵東地遠不  
可迎養乃以知府改浙江時浙中方戒嚴命以五百人  
守千秋關君曰地當皖浙之衝五百人何能爲若增兵  
則餉又無出宜更籌萬全諸大吏曰吾素耳史君名今  
何怯也乃命他員往甫至而敗果如君言台州民與官

闕大府令君率二千人往君曰赤子無知臨以兵則眞反矣請單騎往不可請駐師樂清勿遽進亦不可君曰然則吾不能爲也乃命他員以兵往甫至而台人乘之師潰又如君言於是議者皆大服時衢州防軍以欠餼大譁命君往案之君歸言防兵三萬惟索倫及粵之潮勇最精銳月需餉十餘萬司庫月給十一萬或七八萬於數不足又不能如期而 欽使李公親軍不及期全給其號爲護勇長夫者名爲千寶不滿五百予之餉必如額而各營積欠垂百七八十萬此眾之所以不平也請每月予餉十萬其舊所欠者別補之夫勇虛額皆從

汰自此軍中肅然時又有減文員薪水之議君曰減公  
費不如汰冗員具列所應汰者三十餘人人多怨君君  
不知也李公治軍嚴多殺人君以爲言全活甚衆人又  
以德君君亦不知也已而權甯波府旋丁彭太夫人憂  
大府援金革無避之義留之不可將歸而溧陽陷中丞  
羅公又留之君曰吾無歸矣旣留浙敢不盡力然勿以  
上聞俟道通卽歸耳時浙事孔亟君言賊衆我寡杭州  
舍滿營外無兵請暫移滿兵過賊衝而多練民丁盛設  
旗幟爲疑兵使賊不測及事迫又請開水關出難民以  
省糧食爲堅守計皆不從君歎曰事不可爲矣城陷縋

而出服闋再游粵勞文毅公及中丞耆英疏言於朝  
仍留廣東文毅去后耆爲蜚語喉言官以聞 詔覆核  
之無所得坐任才使氣免曾文正公知君才延入幕府  
積功復官加二品服 錫孔雀翎以飾其冠文正薨君  
泣然曰知我者死矣自是絕意仕進僑寓揚州者數年  
先世祠宇悉修葺之晚歲愛吳中風景築謙儉堂遂移  
居焉又築半園於宅之東余所爲作半園記者也君初  
無疾光緒七年七月丁卯晨起忽覺舌強言語艱澀使  
醫治之或效或不明年十二月丁卯遂卒年七十有一  
生平勇於爲義義所在必赴尤篤愛其兩弟弟皆前卒

子女教養婚嫁皆自任之蓋始所言於榮祿公者終不食也嘗謂諸子曰吾承祖父遺訓終身守四字曰勤曰儉曰真曰實其得力則有二端曰臨財廉曰改過勇惟性卞急無容人量汝曹識之他日爲吾作行狀毋失吾之真也今讀諸子所爲行狀無盜辭蓋能守君之教者君起家鹽場大使官至廣東候補道再起爲浙江候補道元配鄭廣東香山人繼配沈浙江仁和人皆賢明有禮法生子六惟善浙江杭州批驗所大使廣善候選員外郎揚善候選同知濟善尙幼寶善樂善皆殤女七程炳烈朱荃唐福年朱崧生段士瀛汪鈞皆其壻也其一

人殤孫四致大致中致康致寬孫女三十年十月壬辰  
惟善等葬君於某原元配鄭夫人先君三十二年卒至  
是合葬焉禮也爲沈夫人營生壙於其右亦禮也余旣  
諾諸子之請乃撰次其事而系於銘其辭曰

君豐於才未竟其用一議之發公卿推重其臨財廉其  
赴義勇生平遭際可駭可悚水火寇盜厥勢洶洶乃安  
乃全乃榮乃寵起家鹽官八騶坐擁晚歲寓吳屏絕塵  
滌宜享期頤壽逾大耋如何不淑撓茲隆棟昔記君園  
今銘君壟蕭蕭白楊森森翁仲更千百年長護斯冢  
吳母顧太夫人墓碑銘

太夫人姓顧氏河南裕州人所居濱大河某年河決毀其廬太夫人尙幼附片木漂流一日夜有陽湖人畢公者拯之以歸遂與家相失不能言其系雖生日無聞焉旣長有容德畢夫人愛之以歸其姪吳君吳君諱頡鴻亦陽湖人娶於劉年四十無子故以簪焉生一子二女子卽今浙江候補知府名唐林者也道光十三年吳君以進士得知縣分發山西踰一年補崞縣知縣又踰二年卒家故貧也之官未久其地又瘠苦無以歸嫡劉夫人病於牀不知所爲計會其姑管太夫人又卒益大困太夫人百計經畫奉二喪扶持女君挾子女間關四千

餘里以歸於陽湖歸而其故居爲族人所據劉夫人病不能爭則遂歸依其母氏以居吳君有從父昆弟之女歸管氏者嫠也而賢明有才識太夫人從之謀乃寄居於管氏使唐林與管之二子曰晏曰樂者同塾讀太夫人率其二女以鍼黹自給樵薪烘燂日以爲常然每食必市肉少許以食其子曰好食之勉讀書也遇家忌曰若四時令節必歸祭而其家距管氏二里許貧不能賃肩輿於是遲明卽起盥漱從一鄰媼步而往逮乙夜乃歸往來道中不逢一人而風雨寒暑不問也後唐林學益進頗有聲族人反其屋太夫人繕完葺之迎劉夫人

同歸其故居俄而劉病且卒太夫人所生之長女至封  
肱以療之雖其女之孝亦太夫人之善教也當是時金  
陵已陷於賊而常州猶安堵總督某公擁重兵駐焉僉  
曰是必無害太夫人曰將驕卒情禍無日矣載宗祐挈  
婦暨避地於泰州未幾常州陷咸謂太夫人有先見云  
咸豐十一年唐林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旋入貲爲郎  
行走於兵部太夫人就養京師久之有鄉井之思唐林  
乃改以知府需次浙江屢用海運功見叙 詔俟補知  
府後以道員用加三品銜又 詔俟補道員後 賜二  
品冠服於是三代皆珥膺一品封而太夫人以所生母

得齊等焉禮也家門鼎盛長孫已娶婦長孫女亦贅婿  
於家杭之風土服食與江南無異太夫人甚安之光緒  
四年行年七十唐林卜吉日爲太夫人稱觴蓋太夫人  
歸吳氏艱難辛苦至是始申眉一笑也俄其長女卒太  
夫人悼傷之又以年高遂恆有疾七年十月丙戌卒於  
杭州年七十有三子一人唐林也孫三人禮申縣學生  
禮璜禮醵女孫亦三人唐林之官京師也具太夫人守  
節年月以請旌如例太夫人長女歸山西裴氏者亦  
早寡先以刲肱療嫡母旌孝女焉及卒又以節旌  
與太夫人同題姓氏於邑之節孝總坊咸黨美之旣葬

唐林碣墓請銘銘曰

烏乎是艱難其身以濟其家之瘡以成其子之賢者也  
是始而惓惓旣苦旣辛以受福於天以昌其後人者也  
千載而下其視此貞珉也

吏部左侍郎潘公墓志銘

公諱曾瑩字申甫別字星齋江蘇吳縣人太傅大學士  
潘文恭公之仲子世牒炳然可無述也道光十四年應  
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旋考補國子監學正二十一年中  
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以大考翰詹名  
在高等遷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累遷翰林院侍講學

士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內閣學士吏部左侍郎公以大  
臣子風貌清嚴文章爾雅道光咸豐閒屢蒙 召對便

殿奉 命恭繕 仁宗睿皇帝神牌 恭送

孝和睿皇后神牌升祔 太廟 聖駕謁

東陵 命隨扈 臨雍 命撰尙書講義 親耕 命

從耕充雲南正考官會試同考官副考官各一讀卷大

臣三閱卷大臣五教習庶吉士者三 賜宴 賜茶

賜克食 賜玉佛玉如意及其他器用食物無算咸豐

三年文恭公重宴瓊林而公 奉 命典春官試士論

樂之俄以文恭公薨去官回籍時粵寇久踞金陵大江

南北戒嚴乃

命公督辦江蘇團練公會同大吏布置

周密又集貲以濟大營兵餉設厰以待江北流民粲散  
亂黨禽斬其渠以安市井故雖鎮江已陷於賊而吳中  
安堵及公還朝未再稭而蘇常相繼陷延及兩浙無樂  
土焉公至京師授工部左侍郎公曾厯署戶禮兵刑四  
部侍郎至是徧厯六官矣

文廟方嚮用公而公

與權貴用事者齟齬會有科場之獄株連及公之長子  
翰林院庶吉士祖同禍且不測幸

上矜全得免尋

命公辦五城團防事既而夷人內犯諸權貴用事者請  
上幸熱河公與廷臣交章爭不納公憤懣憂懼先是

公在籍辦團練已積勞得疾至是益劇乃疏請解職於  
京寓養疴同治初 天子冲齡踐祚 皇太后

垂簾聽政時事方亟公曰此何時也豈吾養病時乎乃  
强赴 宮門請安 朝廷亦知其衰老不復煩以官守

矣公學有根柢尤長於史學所著有 賜錦堂經進文

稿一卷小鷗波館文鈔四卷詩鈔十二卷補鈔二卷詞

鈔一卷題畫詩四卷畫識三卷畫品畫寄墨緣小錄各

一卷畫以青藤白陽爲宗書則初學吳興晚學襄陽尤

得其神髓配陸夫人亦知書工書畫同時女史汪小韞

鑄小印以贈文曰潘江陸海性仁恕每大雨中聞門前

有衛瓜果者曰清涼如此誰與讎者徒賴其肩耳命盡  
買之偶有兩甌墮地一瓠一否顧諸子曰汝曹識之薄  
者破厚者完也晚年頗信佛法光緒四年二月旣望夫  
人已示疾猶誦經禮佛如平時四月壬子強出至中庭  
向西南膜拜其扶掖入室時公亦寢疾與夫人異室而  
處得南中所寄金橘呼次子使奉其母夫人猶問汝父  
寢乎明日癸丑鷄鳴時夫人卒公未之知也俄而曰天  
明邪祖同對曰尙早命進飲飲已復睡日加已亦卒公  
生於嘉慶十三年十一月乙丑夫人生於是年七月癸  
酉至是歲皆七十有一生同年死同日士大夫以爲美

談子五人祖同翰林院庶吉士卽以科場之獄免官者  
也好學能文有父風祖福殤祖喜工部虞衡司郎中祖  
保兵部武選司郎中後公五月卒祖楨前卒孫七人皆  
卒今存者祖喜之女二祖保之女一某年月日祖同祖  
喜葬公與夫人於吳縣萬安橋浜以狀乞銘銘曰

古重世臣同國戚休公生相門楊班之儔弱冠登朝風  
舉雲搖長承 帝眷一德允孚辰彼碩女君子好仇悅  
弧並設鸞鶴同游愈曰異哉其生有由千載而下式此  
松楸

西安縣知縣張君墓碑

君諱廷璜字渭臣別字夢周張氏江蘇吳江人明嘉靖時有諱震者實始遷吳江之北門時有倭患出私財繕完城之西隅凡六十餘丈至今稱焉則君之十世祖也曾祖曰漣祖應鵬父協華以君官贈中議大夫君始入塾讀書倍常見及學爲文其叔父曉江君深賞之曰吾家自祖父以來皆以諸生教授隱居不仕此兒其將昌吾宗乎甫弱冠母葉淑人及父質庵君先後卒大母葉淑人猶在堂兩弟皆幼君喟然曰瓶之罄今惟壘之恥吾閉門授童子邨書所得幾何其能仰事而俯畜乎乃舍舉業游於皖未幾大母卒所居又燬於火窶甚而君

故習名法家言兼工翰札挾其藝往來江浙皖豫齊魯  
聞爭延致之聲譽翕然當是時粵賊已起天下方多故  
朝廷命將出師各開幕府招徠智能之士君乃入貲  
爲縣丞謁袁端敏公於徐州命治文書又以儲胥不繼  
命至鳳潁二郡勸分以佐軍興未踰月得銀三萬 奏  
上其功 賜戴藍翎君居袁營六載以隨營殺賊無算  
又攻克王圩賊巢 詔以知縣發往浙江旋以北路勦  
賊功 賜易花翎咸豐九年秋入都引 見是冬至浙  
而粵賊已由金陵潰圍出浙中聳巡撫王壯愍公命赴  
吳江扼賊之衝其明年正月又以海警命設防於甬上

至十月復以浙中乏食命至揚州仙女廟招集米商運糧濟浙君遂復見袁端敏公於袁浦公甚重君留君營中筦出納且曰以君之才宜得百里而治之僕僕奔走何以見利器乃厯敘在營勞績咨浙江巡撫請不次用之同治二年九月浙撫左文襄公以君署山陰縣知縣時賊猶在蕭山與山陰接壤君撫視瘡痍供應大軍資糧屢次第治之無廢事明年官軍克復杭州乃始解嚴君在州縣幕久嫻習吏事刑名錢穀手自治之吏不能欺故事署中日用所需取給胥吏每月納錢十萬曰送署錢君曰身爲邑宰而仰給若輩欲其不爲姦得乎

革除之自我始山陰爲紹興首縣天下幕友皆出紹興  
故其民多通曉律例能持官短長君不輕受詞訟旣受  
之必判定曲直不任自起自息久之訟者益稀四年五  
月大霖雨衢嚴之水下湊海塘潰決田禾渰浸君曰非  
開三江閘淤沙不可三江閘者明太守湯公所建也舊  
有湯公祠君爲文禱於其祠三日而淤沙解散稍事畚  
鍤隨流俱去水乃暢行田用作乂然補蒔之稻收穫不  
豐言於臺司蠲減如例明年又水賴閘宣洩水不爲災  
其歲大有與人歌之上官嘉焉疏請補授仁和縣又請  
補授歸安縣部議皆不可君在山陰首尾四載受代而

歸浙撫馬端敏公以全浙肅清君與有勞請俟補缺後以同知補用從之九年補授西安縣知縣先是縣民納糧由糧櫃給以櫃收一紙名曰活串君曰串可活乎以活串征收何以核實乃造三聯印串一存縣署一給完戶一付糧櫃至今循之又聞民間米值有官民之別官輕民重而牙人又於分外需索曰貼差錢君一概禁絕立石以示久遠民感其德以四字顏其大堂之楣曰弊絕風清君猶自以不由科甲每歲科試必廣延耆宿其定甲乙邑有鹿鳴書院危欲圯矣君出俸錢新之士之來肄業者君獎誘甚至閱三稔擇其文詩之工者鏤版

以傳之士林悅服其外如棲流所養濟院凡屬善政罔  
不修舉會君之配費淑人卒君自念與淑人共起寒微  
深賴其贊助之力撫存悼亡盡焉心傷又以軍營積勞  
舊疾歲益加劇力求去官上臺倚重未如所請稟牘再  
陳浙撫今閩浙總督楊公曰是不可留矣十二年九月  
解西安任明年其長女婿宰休甯使人來迎君往養疴  
數月而歸每坐筍輿攜酒榼探巖壑之勝觴詠忘歸不  
自知疾之在體也君篤於內行遇兩弟終身無閒言兩  
叔父皆早世恭遇 覃恩均以已封貤贈之親族有所  
假貸無勿應凡保嬰恤嫠之舉棺槨藥餌之施無勿竭

力年終勞粟以食餓者絮衣以衣寒者歲以爲常自西  
安歸入易寒暑年近七十行不持杖鋌下能作細書僉  
曰其壽未可量也會其弟敬亭君卒君甚傷之俄亦感  
疾光緒七年八月甲子終于正寢年六十有七有丈夫  
子三長豫亨殤次晉昭兩浙候補鹽場大使次臨吉附  
貢生安徽候補同知爲敬亭君後女子子二長適朱炳  
麟卽宰休甯者也次適刑部主事范家祺孫四人慰祖  
繩祖繼祖懋祖孫女一先是費淑人卒葬於吳江之右  
洪圩君卒後百日晉昭等奉君之喪於十一月辛丑合  
葬焉禮也葬後六年晉昭以行狀來乞銘乃述大略刻

石墓門而系以銘銘曰

同治之初兩浙底定大亂初夷千室懸磬緝我荒土惟  
賢守令君起寒微知民利病始宰山陰橫流滿境君以  
至誠爲民請命繼莅西安去其穰政租估以平絃誦斯  
盛雙鳧所臨萬口同慶人歌五袴我懷三徑歸去來兮  
林泉頤性仕學並優出處以正宰樹蒼然一鄉起敬遺  
澤長存留遺無竟必有興者在其子姓爰作銘詞用告  
史乘

劉節婦李夫人墓表

光緒十有一年湖南士大夫之宦游浙中者以湘鄉劉

節婦李夫人姓氏事實及其守節年歲詳陳於浙江巡撫劉公而公以聞於朝十二年正月壬戌制詔下禮部旌表如例於是吾浙人士無不知湖南有劉節婦李夫人矣越四年春余來杭州居右台山館而夫人之曾孫曰祥勝者與余素相得也入山相訪以一編見示則夫人之事略也祥勝告余曰吾曾祖母葬於本邑天螺山之陽至今百有餘年當日銘幽之文旣缺焉未備至今亦未有以表於其阡大懼名迹之不彰樵蘇之莫禁我子孫之獲戾滋大敢乞先生一言刻石墓門以表裸之其許我乎余曰敬諾按事略夫人姓李氏湖南湘

鄉人其在室也有淑慎柔嘉之譽年二十歸贈建威將軍劉公公諱世華邑之儒士也夫人相之以敬上事舅姑以孝姑歿哀慟歷久不忘每遇憫忌營魚菽之祭輒連然隕涕無何劉公病夫人謹事之藥餌饘粥必躬必親昕夕扶持不解衣而息每旦焚香籲天求代夫死及贈公卒夫人年三十誓以身殉瀕死者再後以君舅年耄懼傷其心又以諸娣姒慰勉強從其言而自贈公歿家中落孤二人長曰漢切年甫七歲次曰漢里甫六歲夫人躬紡績佐饗飧撫其遺孤至於成立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九日以壽終年五十有八旣歿六十餘年曾孫

祥勝以軍功起家記名以總兵用公與夫人皆贈如其  
官禮也祥勝以善治軍旅久留吾浙距原籍遠故籲告  
同鄉諸君子表揚夫人苦節而又乞文於余余旣諾其  
請爰次其事而係以銘銘曰

夫人之塋蓋瀕水涘每遇淫潦水及其址抔土歸然至  
今不毀百餘年來未一修理夫人之塋有草薺薺彼牛  
來思若或禁止牟然而鳴戒勿敢履神物護持不煩鞭  
箠夫人之靈長如其始夫人之澤百世蒙祉我作銘詞  
表揚厥美刻石墓門雖久勿圯下示後昆上告 國史